



□ 12
2890
13



門 口 12
號 2890
卷 13

韓詩外傳卷第七

韓嬰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愜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溼絃有緩急柱

韓詩外傳卷七



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
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
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
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
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
拙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
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
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卽東蘊請火去婦之家
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

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東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
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
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
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
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
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
拙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
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
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旣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爲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

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

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形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鐘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隳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

恐壞墻燠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

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

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刎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

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

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
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
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
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
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
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
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
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
牽王后衣者后扞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
妾衣者妾扞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
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
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
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合戰者五陷陣却敵
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
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
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於臣
之義尙可爲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灌者淵藿葦淠淠
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

韓詩外傳卷七
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
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
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
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
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
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
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
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
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

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尙如是厚也而况當世之存者
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
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
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
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
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
將樂棄子作遺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
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

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鷺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群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疾莫知其尤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

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

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敎行乎百姓德施乎

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蝻飛蠕動
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於
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
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
出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
哉詩曰雨雪瀼瀼見睨曰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
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
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
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

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
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曰曲脊求而不得丘
以瑟淫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

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
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
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
血脉澄靜婢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
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人腹我

韓詩外傳卷第七 番禺黎永椿南海廖廷相校字

夫魯人父貧必對孫子之愛以高養其子無辭對食以
全其良其言也必謂其子以去其之其其來
夫魯人父貧必對孫子之愛以高養其子無辭對食以
全其良其言也必謂其子以去其之其其來

韓詩外傳卷第八

韓嬰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
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
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
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
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
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
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
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旣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

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人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

韓詩外傳卷八
二
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猶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旣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旣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敗舍諸宮中數月然後
歸之反爲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
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
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
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
門手劔而叱之萬臂輟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
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
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子

四方爲則

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
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寤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
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
龜身燕頤而鷄喙戴德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
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
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
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
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
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

韓詩外傳卷八
四
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
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街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
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
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
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
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
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
北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
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

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
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
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
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
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
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裳幾能勝之矣
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
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
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

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鮎彼晨風鬱彼
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
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
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
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
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
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
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

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
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
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
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
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溥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
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
功以勸善懲奸紕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
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
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斷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子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

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悻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

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
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
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
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
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
雖有罪而紕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
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享之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
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
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
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
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
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
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
於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
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
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侔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

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照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形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雲祈所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

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

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祧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質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什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驛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

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旣和且平依

我馨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封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

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

韓詩外傳卷八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
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
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
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
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
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
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
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
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
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

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
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
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
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
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
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
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

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啟處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第八

番禺黎永椿南海廖廷相校字

韓詩外傳卷第九

韓嬰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
 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
 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
 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
 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
 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
 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
 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
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
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
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
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卽舍田子罪令復
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
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
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
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

而小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
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
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
十有三人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
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
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
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
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
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
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

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

我以為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過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酒

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日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

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
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
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
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
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
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薪亡
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
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
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
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
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
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
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
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
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
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
茝同筍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

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

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

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類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益益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歛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

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汗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尙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君子之居也緩如安裘晏如覆杆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

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之知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
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
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
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
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
遂不下車

戴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
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
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

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噉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
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
困倉中常噉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
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
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
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
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賚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
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
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

食粥龜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
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
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
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
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
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
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
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遣之女樂以姪其志亂其政其

臣下必踈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
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遣戎王爲由余請期
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姪縱卒
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
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
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
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
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
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

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齒焉吾田疇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踈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踈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晷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贅貴而忘賤

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尙猶賈

韓詩外傳卷第九
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
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
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
子之議論邪徐言閭閻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
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
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
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韓詩外傳卷第九 番禺黎永椿南海廖廷相校字

韓詩外傳卷第十

韓嬰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
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
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
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
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
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
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
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

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
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
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潛然而涕下曰願
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
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
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
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
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
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
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
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
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
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
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
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
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尙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
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
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

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夔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旣至矣如之何憂

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

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爲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

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蓄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蓄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蓄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

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曰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獲笞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笞潰失臣欲亡爲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笞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

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
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
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爲狗北
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
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
曰踰跗踰跗之爲醫也榻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
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
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
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
扁鵲曰不然事故有味投而中蠱頭掩目而別白黑者

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
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
診世子以病報號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
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
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
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
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
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
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况生乎
悲夫罷君之治可無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

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
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
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
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
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
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
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
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
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䟽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駕
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
樂哉今日嬰之游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
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
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

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
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駮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
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
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

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
繆公之死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
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
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
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
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
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
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
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

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
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美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
百姓絕逆天道至斲朝涉剝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
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
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
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
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
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尙未忘於吳
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

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及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及桓公

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東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卽與之坐

圖國之急務辨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玉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

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

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
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
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
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
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
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
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
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
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
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
敖曰臣聞畏鞭筆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
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
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
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
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
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
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
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
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晉國以甯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歛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

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

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

進退惟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卷第十終 番禺黎永椿南海廖廷相校字

古經解彙函 第十五

毛詩草木鳥
獸蟲魚疏

山陽丁氏校本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敘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敘

隋書經籍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璣撰唐書藝文志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宋崇文總目云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案初學記燭類引陸士衡毛詩草木疏唐人已誤為機幸有陸氏釋文璣字元恪爵里甚明今所傳二卷即璣之原書後人疑為掇拾之本非也爾雅邢疏引陸璣義疏齊民要術太平御覽並稱義疏茲以陸疏之文證之諸書所引仍以此疏為詳疏引劉歆張奐諸說皆古義之塵存者故知其為原本也間有遺文後人傳寫佚脫

爾璣三國時吳人釋詩者自毛鄭後以此書爲最古烏可不寶貴而熟翫之乎其與毛異義者易棊王芻之傳謂棊竹爲一草易六駁馬之傳謂六駁爲木名亦不盡依故訓其下篇敘齊魯韓毛四詩源流至爲賅洽釋文敘錄四詩東漢從略此疏合班范儒林傳綜貫無遺其敘毛詩謂授自孟仲子毛傳引孟仲子天命之說謀宮之文鄭譜引孟仲子於穆不似謂孟仲子子思弟子漢書具載經師而不及孟仲曾申根牟荀卿賴此疏以傳之也唐孔氏正義謂漢書儒林傳毛公不言其名而此疏稱魯國毛亨爲故訓傳以授趙國毛萇徐堅因之初

學記載毛詩授受悉同此疏元朝沖遠所未聞得此疏而始備惟其去漢未遠是以述古能詳尤信其爲原書也蒙年逾六旬目瞑意倦炳燭之明手自雠校考之詩疏釋文及唐宋類書比勘是正舊有毛晉津逮祕書本王謨漢魏叢書本王本譌漏殊甚脫去鹿鳴奩野之琴疏蒲翦鶻鳩亦有佚脫今悉依毛刻本毛脫去木瓜一條据御覽引補入訂其譌字增其闕文多識正名勉爲小子之學後之肇求毛故者幸無棄焉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立夏日山陽丁晏敘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

古經解彙
函之十五

吳陸璣撰

山陽丁晏校正

方秉簡兮

蘭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曰初秋蘭子
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
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
之可著粉中故天子賜諸侯蒨蘭詩疏無此
上八字藏衣著書
中辟白魚也詩溱洧正義子
曰一作孔子曰

采采芣苢

芣苢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

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

草可嚮與煮同毛晉陸疏廣要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

難產詩芣苢疏爾雅釋

言采其蟲

蟲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枯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

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詩載馳疏爾雅釋

草本

中谷有蕓

蕓似蕓方莖白華華生節間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

明皆云菴藺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蕓益母也故曾

子見益母感恩詩爾雅疏作而感無恩案本草云茺蔚

一名益母故劉歆云蕓臭穢即茺蔚也詩中谷有蕓疏

爾雅釋草蕓

集于苞杞

杞其樹如檮爾雅疏無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

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反子服之輕身益

氣爾雅釋木杞枸檉疏證類本草詩南

言采其蕓

蕓今澤蔞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

人食之詩汾沮

毛詩陸流卷上

二

葛與女蘿

葛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今

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詩類

引今兔絲至此爾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

菟絲殊異羅願爾雅

有蒲與荷

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萌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

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王謨本脫依毛晉本

齊民要術引作如食筍法大美今吳人以爲菹又以爲酢荷芙蕖江東呼荷其莖茄

其葉蓮莖下白翦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其實

蓮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鉤爲薏味

甚苦故俚語曰苦如薏是也的五月中生生啖脆至秋

表皮黑的成實或可磨以爲飯藝文類聚引作爲飯如粟

也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又可爲糜幽州揚豫取備饑年

其根爲藕幽州謂之光芣爲光如牛角御覽引作牛角

詩澤陂疏引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故里語曰苦如薏是也爾雅釋草的中薏疏同

參差荇菜

荇一名詩疏爾雅疏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詩疏

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澹澹等大如釵股上青

下白鬻爾雅疏作鬻說文鬻音也或从其白莖以苦酒

浸之脆美

詩疏爾雅疏作肥美齊民要術作脆

可案酒

毛詩關雎疏爾雅釋草荅接余疏齊

民要術引未有其華蒲黃色五字

于以采蘋

蘋今水上浮萍

毛晉本作萍

是也其龐大者謂之蘋小者曰

萍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為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

釋草疏引陸璣毛詩義疏

于以采藻

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

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

詩草蟲疏引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

毛晉本作食鬻熟

以當穀食

爾雅釋草疏齊民要術引作荆揚人饑荒以當穀食

饑時蒸而食之

薄采其蒹

蒹與苕葉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

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

詩疏毛晉本作鬻一作鬻

誤南人謂之葍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

蒹葍蒼蒼

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蒹充

州遼東通語也

以上詩蒹葍疏引

葍一名蘆葍一名蘆葍或謂

之蒹至秋堅成則謂之葍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

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薈別草也

詩碩人疏引爾雅釋草疏引同

菴竹漪漪

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菴竹也

詩疏引無上十七字

菴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傷生

此人謂此為綠竹

詩淇澳疏引草名以下文爾雅翼云機所說合綠與竹為一草未知其審

淇澳二水名

詩疏引毛本有此五字

茗之華

茗一名陵時一名鼠尾似王芻

詩疏無一名陵時似王芻七字

生下隰

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

爾雅疏作阜

鬻以

沐髮即黑

詩茗之華疏爾雅釋草疏

葉青如藍而多華

詩疏無此七字

隰有游龍

游龍一名馬薺葉麤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詩

有扶蘇疏引無麤字爾雅釋草紅龍疏同

會野之芣

芣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

詩疏爾雅疏作輕肥

始生香可生食

又可蒸食

詩鹿鳴疏蒸作蒸爾雅釋草芣藟蕭疏

于以采芣

繁皤蒿凡艾白色為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

太平御覽蒿引故

大戴禮夏小正傳云繫游胡游胡芻勃也證類本草

菁菁者莪

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味頗似萋蒿詩菁莪疏御覽莪蒿齊民要術引同

言刈其萋

萋萋蒿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芻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詩漢廣疏爾雅釋草疏詩釋文引馬云萋蒿也即馬融毛詩傳陸疏因之

會野之蒿

蒿青蒿也香中炙啖毛詩爾雅疏闕此四字郭注有此語同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鼓也詩鹿鳴疏

采采卷耳

卷耳一名泉耳一名胡泉一名苓耳葉青白色似胡葵白華細莖蔓生可鬻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正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草詩疏無此七字鄭康成謂是白胡葵幽州人呼為爵耳爾雅釋草疏同詩釋文引幽州人謂之爵耳證類本草菜耳卷耳引陸疏

贈之以芍藥

芍藥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以上詩溱洧疏

引司馬相如賦云芍藥之和揚雄賦云甘甜之和芍藥之美七十食也毛晉本作七十食之御覽藥部引今芍藥無人食也

采葑采菲

葑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詩疏爾雅釋草疏俱作蕪菁御覽亦作蕪菁菲似

菑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鬱為茹甘美可作羹

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蕙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

詩谷風疏爾雅釋草菲芴疏

言采其蕨

蕨鼈也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詩釋文引此二句初生似

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爾雅釋草蕨鼈疏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似蒜

莖紫黑色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葉淪為茹滑美玉葵今隴西天水人及此時而乾收秋冬嘗之又云以進御三月中其端散為三枝枝有數葉葉似菁蒿長麤堅長不可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亦謂厥又澆之

言采其薇

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

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詩草蟲疏

言采其藟

藟一名藟毛晉本有河內謂之藟五字幽州人謂之燕藟其根正白

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詩我行其野疏爾雅

釋草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葉有兩種葉細而花赤有臭

氣也毛晉云一本作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花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齊民要術引作有臭氣毛傳

云菑惡菜則作臭者是也要術又引河東關內謂之菑
一名爵弁一名蔓棍今脫此文御覽百弁部引河內關
中謂菑爲菑一名爵弁一名
蕘棍幽州上有充字餘同

薄言采芑

芑菜似苦菜也

齊民要術引葦菜似苦菜說
文葦菜也初學記芑葦也

莖青白色

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謂之芑西

河鴈門芑尤美土人

毛晉本作胡人

戀之不出塞

詩采芑疏齊
民要術引作

時人戀戀
不能出塞

誰謂荼苦

荼苦葉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葶茶如飴

齊民要
術茶引

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匏有苦葉

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鬻極美

詩疏引故詩曰幡幡
瓠葉采之烹之今河

南及揚州人恆食之
八月中堅強不可食

揚州人會至八月葉卽苦故曰苦

葉

詩匏有苦葉疏御覽瓠引齊民要術種瓠
引河東及播州嘗食之毛晉本作恆食之

邛有旨苕

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

毛晉本作蔓生
詩疏作夏生莖如

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

藿也

詩防有
鵲巢疏

言采其莫

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

纁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
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詩汾

莫莫葛藟案此當以葛藟之標題

藟一名巨荒齊民要術引作莛荒周易困于葛藟釋文引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萋萋連蔓而生

似燕萋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詩葛藟疏引無末六字齊民要術引幽人謂之

酢而不美幽州謂之菹藟詩葛藟疏引無末六字齊民要術引幽人謂之

藥

視爾如岐

岐一名芘芣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詩東

門之粉疏爾雅釋草
苽蚘蚘疏御覽葵引

北山有菜

菜草名其葉可食御覽百卉部引菜藜也莖葉皆似生

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菜蒸詩南山有臺疏引蒸皆作烝齊民要術引菜菜

也莖葉皆似菜王芻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菜蒸譙沛人謂雞蘇為菜故三倉云菜菜莢此二草異而名同

取蕭祭脂

蕭荻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

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藝

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御覽引下有禮王度記曰士蕭庶人艾艾蕭不同明

矣今脫此文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是也詩采葛疏爾雅

釋草蕭
荻疏

白茅包之

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

御覽
茅引

可以漚紵

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

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

詩疏割
並作刈

便生剝之以鐵若竹刮其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

筋

詩疏
作筋者鬻之用緝

詩疏無
此四字

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

用此麻

詩東門
之池疏

邛有旨鷓

鷓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詩防有
鷓巢疏

南山有臺

臺夫須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簔笠都人士云臺笠緇

撮

詩南山有臺疏爾
雅釋草臺夫須疏

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簔

笠南山多有

御覽百
卉部

茹蘆在阪

茹蘆茅蒐蓐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

牛蔓

詩東門
之墀疏

今圃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卮茜千

石亦比千乘之家

白華菅兮

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

索漚及曝尤善也爾雅釋草白華野菅疏作漚乃尤善矣餘同證類本草引又云其未漚者

名野菅詩所謂白華菅兮是也

藪蔓于野

藪似枯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莫不可食也詩釋文

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鬻以哺牛除熱詩葛生疏

匪莪伊蔚

蔚牡蒿也證類本草引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而

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爾雅釋草

蔚牡蒿疏御覽蒿引證類本草引云郭注爾雅牡蒿無子陸云有子二說小異

隰有萋楚

萋楚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

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

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詩隰有萋楚疏爾雅

釋草長楚銚弋疏

芄蘭之支

芃蘭一名蘿摩幽州謂之雀瓢詩芃蘭疏爾雅釋草雀芃蘭疏蔓生葉

青綠色而厚斷之有白汁鬻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

瓠子王謨本脫蔓生以下二十六字依毛晉本補入王本柔弱恆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毛本無此文案

詩鄭箋云芄蘭柔弱恆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誤以芄語竄入也

浸彼苞稷

稷童梁禾秀為穗而不成稊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甫田云不稊不莠外傳云馬不過稊莠皆是也

詩下泉疏爾雅釋草稊童梁疏

言采其遂

遂牛薺揚州人謂之羊蹠似蘆菔而莖赤可瀹為茹滑而美也多啖令人下氣

齊民要術作滑而不美下氣作下痢一名蓐詩我行其野疏引

梓椅梧桐

今人謂之羊蹠幽州人謂之遂

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今

人云梧桐也

詩疏無此六字

則大類同而小別也

詩定之方中疏

桐有

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為布

似毛布

御覽桐引證類本草引作似毛服

有條有梅

條稻也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色白葉亦白材理

好宜為車板能溼

案能讀為耐

又可為棺木宜陽共

詩疏北

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章

詩疏作豫樟

葉大如牛百一頭

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構葉大可三四葉一藜木

理細緻於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

爾雅釋木疏

荊州

人曰梅終南

詩疏作江南

及新城上庸

詩疏庸下有蜀字

皆多樟枿

終南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枿也

詩終南疏

北山有桤

桤楸屬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

詩南山有臺疏爾雅釋木楸鼠梓疏

溼時脆燥時堅今永昌又謂鼠梓漢

人謂之桤

御覽梓引

常棣

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

爾雅

釋木常棣疏

爰有樹檀

隰有六駁

案疏文當補標題

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其

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馬故謂之駁馬

詩晨風疏御覽榆引

故里

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尙可得駁馬繫迷

廣博物志引繫

迷駁馬皆木也御覽引作繫彌爾雅翼引作茨迷

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

斫檀挈榼先殫

爾雅魄榼郭注引齊諺榼榼先殫釋文榼兮計切榼許今切

下章云

山有枹棣隰有樹榼皆山隰木相配不宜謂獸

詩晨風疏釋文

引駁馬木名梓榆也晉崔豹古今注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癩駁

柞械拔矣

柞械三蒼說械卽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曰梭直
理易破可爲犢車軸又可爲矛戟鍛詩皇矣疏引作矛
戟矜爾雅釋文疏

隰有杞夷

棟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赤棟一名棟白者
爲棟其木皆堅韌今人以爲車轂爾雅釋木棟赤
棟白者棟疏

隰有杻

杻杼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
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棟而細蕊正白蓋此樹今官園
種之正名曰萬歲旣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其汲

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杼材可爲弓弩榦也詩山
有樞

其灌其柵

柵栢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轆詩皇矣疏爾
雅釋木柵栢

其檉其楛

檉河柳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楛櫝
節中腫似扶老今靈壽是也詩疏無此五
字釋文引有今人以爲馬
鞭及杖宏農共北山甚有之詩皇矣疏爾雅釋
木檉河柳楛櫝疏

山有樞

手言陸政卷上
樞其鍼刺如柘其葉如榆瀾為茹美滑於白榆榆之類
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爾爾雅釋木
藍莖疏

山有栲

栲葉似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
以栲讀為稷今人言栲失其聲耳詩山有樞疏
爾雅釋木疏

集于苞栩

栩今柞櫟也徐州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阜或
言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
或云椽斗詩疏無
此四字讀櫟為杼五方通語也詩鴉羽疏爾
雅釋木栩杼

無浸穫薪

穫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剝之長數尺可為絙
索又可為甌帶其材可為栝器爾雅釋
木疏

無折我樹杞

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麓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
人以為車轂藝文類聚
楊柳引今其北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

邊純杞也

初學記御覽引
作純杞柳也

其下維穀

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穀中州
人謂之楮般中宗時桑穀其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

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長數丈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詩鶴鳴疏

榛楛濟濟

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詩釋文織作篋類聚御覽引同以為斗筲箱器又揉以為釵詩疏釋文揉作屈故上黨人調問婦

人欲買赭否曰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否曰山中自有

楛詩旱麓疏

揚之水不流束蒲

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正白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

董澤之蒲

御覽楊柳

可勝既乎今人又以為箕籩之楊也

詩揚

之水疏集韻籩古玩切今北人以楊為箕或編柳為汲水籩也

蔽芾其樗

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

詩山有樞疏下引方俗無名此為樗者似誤也爾雅釋木疏引同案說文無樗字木部柎山樗也苦浩切小徐

本作山樗柎

椒聊之實

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鍼刺莖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御覽作小毒熱不中合

藥也可著飲會中又用蒸雞豚最佳者爾雅疏御覽者作香東海

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

似橘皮島上麀鹿會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也詩椒

聊疏爾雅釋木檄大椒疏

山有苞櫟

苞櫟秦人謂柞為櫟證類本草河內人謂大蓼為櫟藝文類聚引下

有爾雅曰其實椹椒椹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椹木蓼子亦房生

詩晨風疏正義曰璣以為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爾雅釋木疏同

會鬱及蕝

鬱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赤會之甘御覽鬱引燕蕝又引

一名車鞅藤幽詩六月會鬱及蕝此名燕蕝賈思勰齊民要術同

樹之榛栗

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

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蓼

齊民要術作葉如牛李色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東齊民要術作漁陽遼上黨

皆饒御覽榛引山有榛之榛枝葉似栗樹子似橡子味似栗

枝莖可以為燭齊民要術作枝莖生樵蕪燭明而烟五方皆有栗周秦吳

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唯漁陽證類本草作濮陽吳叔事類賦注作

漁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者悉不及也倭韓國諸島上

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柔栗本草作柔說文柔果實小如栗

一作藜生大如杼子中仁御覽栗引本草皮子形色與

栗無異也但差小耳又有奧栗皆與栗同子圓而細或

云卽栗也今此惟江湖有之又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

而木與栗不殊但春生夏花秋實冬枯爲異耳證類本草栗引

又茅栗埤雅作芋栗

標有梅

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爆乾爲腊置羹臠齊

中又可含以香口初學記梅引

蔽芾甘棠

甘棠今棠梨一名杜梨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

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

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

榦爾雅釋木杜赤棠白者棠疏御覽杜棠齊民要術引同

唐棣之華

唐棣與李也藝文類聚引夫移奧李也韓詩作夫移顏魯公送劉太冲序鄂不照乎移華正用此文

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花或白或

赤六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爾雅釋木唐棣移疏齊民要術引承花者曰芣

其實似櫻桃莢麥時熟食美北方通呼之林思也

隰有樹檉

檉一名赤蘿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檉其實如梨但實

甘小異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饒縣堯山魯國
河內其北山中有詩疏無齊郡以下十
六字御覽檉下引有今人亦種之極
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詩晨風疏爾雅
釋木檉蘿疏

南山有枸

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骨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
皆有理白可為函板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
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
之木密詩南山
有臺疏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
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為屋柱則一屋
之酒皆薄詩釋文引其樹如檉一名狗
骨御覽枳棋齊民要術引同

顏如舜華

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椴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
朝生暮落者是也爾雅釋
草疏五月始花故月令仲夏木堇
榮詩有女
同車疏

采荼薪樗

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耳其葉臭御覽樗引作
嗅其葉臭

唯筍及蒲

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
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

投我以木瓜

楸葉似柰葉實如小瓜著粉者欲啖者截著熱灰中令

萎蕤淨洗以苦酒頭汁密之可案酒會密封藏百日乃

會之甚美

齊民要術種木瓜引御覽引楸葉似榛實如小瓠瓜上黃中令芬香欲噉者密封藏百日會之也案此條各本皆脫今補入

會野之琴

琴草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實

牛馬皆喜會之

詩鹿鳴疏王謨本全脫依毛晉本補入

浸彼苞蓍

蓍似藟蕭青色科生

易說卦傳釋文引毛詩草木疏

毛詩陸疏卷上

番禺劉昌齡陶福祥校字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

吳陸璣撰

山陽丁晏校正

鳳皇于飛

鳳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為鸞鸞或曰鳳皇一名鷗非梧

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毛晉本有非醴泉不飲爾雅釋文引其形鴻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身燕頤雞喙首戴德頭揭義背負仁翼挾信心抱忠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朝鳴曰發明晝鳴曰上翔夕鳴曰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係長得其屢象之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為身居之非醴泉不飲
依毛本廣要補

鶴鳴于九皋

鶴形狀大如鷺長三尺腳青黑高三尺餘

詩疏下有赤青翼二字

頂赤曰詩疏無此四字喙長三尺餘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

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

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御覽引唯老者乃聲下初學記亦作

老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詩鶴

鳴疏引無雞鳴五字御覽鶴引詩義疏

鶴鳴于垤

鶴鶴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栝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

則一邨致旱災詩東山疏御覽鶴引同廣博物志

歛彼晨風

晨風一名鷓似鷓青黃色燕頰鉤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詩晨風疏爾雅釋鳥疏

歛彼飛隼

隼鷓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擊一作鷓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詩采芑疏此屬數種皆為隼御覽隼引詩義疏

有集維鷓

鷓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鷓鷓其尾長肉甚美嚴粲詩緝

引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翮毛長數寸如雌雉尾角也 故林慮山下

詩疏作林麓山下詩緝 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

美有鷓御覽雉引 鹿者似鹿而小詩車牽疏爾雅釋鳥疏

關關雉鳴

雉鳴大小如鳩爾雅翼 淡目目上骨露出詩疏無幽州

人謂之鷺一作鷺關雉疏釋鳥疏引揚雄許慎皆曰白鷺似鷺尾上白

鳴鳩在桑

鳴鳩鳴鵲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為鵲鵲一名擊穀一名

桑鳩爾雅釋鳥疏 按鳴鳩有均一之德旦從上而下暮從下

而上平均如一毛詩傳云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是陸疏所本也

宛彼鳴鳩

鷓鳩一名班鳩似鷓鳩而大鷓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

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班鳩項有

繡文斑然以上王謨本脫今依毛晉本補 今雲南鳥大如鳩而黃當為

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鳴鳩一名爽又云是鷓御覽鳩引詩義

疏藝文類聚鳩引草木疏鷺蟄後五日鷹化為鷓 鳩爾雅釋文引鷓鳩班鳩也桂陽人謂之班佳

翩翩者雛

雛其今小鳩也一名鷓鳩幽州人或謂之鷓鷃廣雅雛鷓鷃也

梁宋之間謂之雛揚州人亦然爾雅釋鳥佳其鷓鷃疏詩釋文引夫不一名浮

鳩

脊令在原

脊令

御覽引詩義疏鵲水鳥一名渠梁以下引同

大如鸚雀長腳長尾尖喙

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

錢

詩常棣疏爾雅釋鳥疏

黃鳥于飛

黃鳥黃鸝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鸞

詩疏作鸞

或謂之黃鳥

詩疏無此五字

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一

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

詩疏無此六字釋文有

當

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

是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

詩疏無此五字藝文類聚有毛詩葛覃疏爾雅

釋鳥疏御覽倉庚引詩義疏

鷓鴣

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紮之

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

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巖關西

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

詩鷓鴣疏爾雅釋鳥疏御覽鷓引詩義疏

交交桑扈

桑扈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箭中高故曰竊脂

王謨本脫

箭中二字依毛晉本補爾雅釋鳥疏亦作箭中高

肇允彼桃蟲

桃蟲今鷦鷯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為鷦故俗語

鷦鷯生鷦詩小豳疏正義曰言始小終大者始為桃蟲

雅釋鳥疏同御覽引或曰布穀生子鷦鷯養之

值其鷺羽一本作振鷺于飛此依毛晉本改

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毛晉本下有汶陽二字謂之白鳥齊魯之

閒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鷗

詩疏無此四字青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許頭上

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毳毳然與眾毛異甚好將欲取魚

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好羣飛鳴楚威王時有朱鷺

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

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詩宛邱疏爾雅

釋鳥疏御覽鷺引詩義疏

維鷺在梁

鷺水鳥御覽引毛詩疏許慎曰鷺鷥也一名汗澤一名淘河今脫此文形如鷗而極大

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

飛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

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詩侯人疏爾雅釋魚疏

鴻飛遵渚

鴻鷓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

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詩鳧鷖疏爾雅釋鳥疏

肅肅鵠羽

鵠鳥似雁而虎文詩疏無上五字連蹠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

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詩鵠羽疏

翻彼飛鵠案此當以有鵠萃止標題

鵠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鵠

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御覽作炙曠漢供御

物各隨其時唯鵠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詩墓門疏御覽鵠引

流離之子

流離臬也自關而西謂臬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

母故張奐云鷓鴣食母許慎云臬不孝鳥是也詩旄邶疏爾雅

釋鳥疏

麟之趾

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蹠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

初學記行中規矩詩釋文引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

作黃鍾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

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麟也故司

馬相如賦曰射麋腳麟謂此麟也

于嗟乎騶虞

騶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

王有德則見應德而至者也詩騶虞疏引應信而至釋文引騶虞義獸也有至信

有熊有羆

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人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爾雅釋獸疏引羆有黃羆以下文

羔裘豹飾

案疏當以赤豹黃羆標題

豹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詩韓奕疏

獻其貔皮

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為穀遼東

人謂之白羆詩韓奕疏爾雅釋獸貔白狐其子穀疏釋文引同

猥跋其胡

猥牡名獾牝名猥其子名獬有力者名迅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唬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免御覽作克也其膏可煎和其皮

可為裘詩還疏引其鳴以下文御覽猥引

教猥升木

猥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猥長臂者為猥之白腰者為猥胡猥胡後駿捷于獼猴詩角弓疏其鳴噉噉而

悲

詩疏無末六字御覽攷引

有鱣有鮪

鱣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
 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于盟津東石
 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御覽鮪魚引可蒸為臠又可為鮓
 子可為醬鮪魚形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
 口在頷下其甲可以磨爾雅疏作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
 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鮓鮪一名絡初學記一
 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
 之仲明魚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御覽鮪魚

引又河南鞏縣東北崕上山

初學記作鞏縣東洛度北崖山上

腹有穴舊

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

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

爾雅釋魚疏

維魴及鯿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
 美者漁陽泉切御覽作泉州刀口爾雅疏無此六字遼東梁水魴特
 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居就糧梁水魴爾雅釋魚
 疏鯿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御覽作買
 魚得鯿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鯿或
 謂之鱣御覽魴鯿引陸疏鱣作鍾幽州人謂之鴟鴞或謂之胡鱣

魚麗于雷魴鱧

鱧鮠也

王謨本脫依毛晉本補爾雅注舍人云鱧一名鮠

爾雅曰鱧鮠也許慎

以為鯉魚璣以為似鯉頰狹而厚

御覽鱧魚引

九罭之魚鱒魴

鱒似鯉魚而鱗細于鯉也赤眼多細文

詩九罭疏引鯉並作鱒御覽鱒

魚引鯉並作鯉

魚麗于雷鱒魴

鱒一名揚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骨正黃

鱒魚引

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

詩魚麗疏引又云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

江東呼黃鱒魚詩釋文一名黃頰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

八寸許魴吹沙也似鯽魚狹而小體圓而有黑點一名

重唇魴魴常張口吹沙

詩魚麗疏引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

象頭魚服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狸

詩疏無此字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步叉者也其

皮雖乾燥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

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

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

詩采薇疏

鼉鼓逢逢

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鷺卵甲如鏡今合

樂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厚可以冒鼓詩靈臺疏釋文

成是貝錦

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大者為蚌小者為貝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眾古者貨貝是也餘蚶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御覽貝引大者徑一尺二寸小者七八寸詩疏作徑至一尺六七寸者以為栝盤寶物也詩巷伯疏爾雅釋魚疏

蝻斯

爾雅曰蝻蝻蝻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春

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股青黑色斑詩疏下有股鳴者也無青黑色斑四字釋文亦引其股似玳瑁文詩疏作以兩股相搓詩疏作切御覽作搓作聲聞數十步詩蝻斯疏引幽州以下文御覽

嚶嚶草蟲

草蟲常羊也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詩

蟲疏爾雅釋草疏

趨趨阜蝻

阜蝻蝗子一名負蟻詩釋文今人謂蝗子為蝻子兗州人

亦謂之蝻詩草蟲疏御覽蝗引

莎雞振羽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
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詩七月疏御覽莎雞引

去其螟螣及其蠹賊

螟似好妨詩疏作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桃李中蠹蟲赤

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蠹螻蛄食苗根為人害許慎云

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乞貸則生蠶吏冥冒取人財則

生蠹詩疏無此九字爾雅疏有說文蠹蟲倉草根者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舊說云螣蠹賊

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内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

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之詩大田疏爾雅釋蟲疏

螟蛉有子

螟蛉者犍為文學曰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

細小或在草葉上螺贏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

故許慎云細腰也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爾雅翼作

書筆筒中七日而化為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詩小

宛疏引無犍為文學許慎里語餘略同御覽螟蛉引同法言云螟蛉之子祝日類我久則肖之矣

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蟀一名

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御覽作促機崔豹古今注趣織

一名促機督促之言也詩疏無此五字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

詩蟋蟀疏御覽蟋蟀引

蜉蝣之羽

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御覽作炙詩噉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蠅蟲詩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詩隨陰雨詩時為之疏

如蜩如蟬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蜩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御覽蟬引塘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

初學記蟲部引陸雲寒蟬賦蟬有五德頭上有綫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侯守節則其信也士龍此賦本於陸疏一名蜩蝻一名切螻青徐謂之蟻螻釋文楚人謂之螻蛄秦燕謂之螻蛄或名之詩螻蛄詩以下文

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詩東山疏爾雅釋蟲疏御覽鼠負引

蠨蛸在戶

蠨蛸長踦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嘗有親客至有喜也祝穆事文類聚後集引此疏又引李德裕喜徵論蟻子垂

而百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網羅居之詩東山疏爾雅釋蟲

碩鼠

樊光謂卽爾雅鼯鼠也許慎云鼯鼠五技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于頸上跳舞善鳴倉人禾苗人逐則走入空樹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詩碩鼠疏引今河東以下文宜謂此鼠非不作鼯鼠之字其鼯鼠也正義曰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義或如陸言也又不倉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技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異也

如鬼如蜮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龜三足詩疏引無此四字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入人肌其創如疥詩何人斯疏

卷髮如蠶

蠶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蠛

胡爲虺蜴

虺蜴一名蝮蠖蜴也或謂之虺蜴王謨本脫依毛晉本補或謂之

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詩正月疏

頌如螭螭

螭螭生糞中

御覽螭螭引

爾雅螭螭也螭螭也

弋鳧與鴈

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願者也

詩鳧鷺疏

野有死麇

麇麇也青州人謂之麇

詩野有死麇釋文麇又作麇引草木疏各本皆脫今補

駟駟牡馬

牡馬騰馬也

詩駟釋文引草木疏說文同爾雅馬屬牡曰騰牝曰駟各本皆脫今補

魯詩

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邱伯受詩為楚王太子戊傅

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以詩經為訓以

教無傳疑

漢書作公傳疑者則闕弗傳小顏注以公傳為句與此讀異

是為魯詩於

是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為郎中令綰為

御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同郡臨淮太

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碭

魯賜長沙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

人闕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公卒瑕邱江公盡能

傳之以授魯許生免中徐公而韋賢治詩事江公許生

至丞相傳子元成亦至丞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

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

生爲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
孫亦先後事式爲博士由是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
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爲諫大夫其門人瑯琊王扶爲
泗水中尉陳畱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更有許氏學初
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
大夫舍至山陽太守以上見漢書儒林傳時平原高嘉亦以詩授
元帝爲上谷太守自高嘉以下皆見後漢書儒林傳傳子容少爲光祿
大夫孫詡以父任爲郎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
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
去歸鄉里世祖卽位徵詡爲博士至大司農咸舉孝廉

除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習魯詩爲博
士徵拜騎都尉卒于官范書獨行傳李業習魯詩師博士許晃陸疏未及

齊詩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
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刺彘帝憐之以利
兵與固彘應手倒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固
老罷歸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
侯始昌始昌授東海剡人后蒼蒼爲博士至少府蒼授
諫大夫翼奉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匡衡衡授大司空琅
琊師丹高密太傅伏理詹事潁川滿昌由是齊詩有翼

匡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張邯琅琊皮容皆至大官

以上見漢書儒林傳其後伏黯傳理家學伏黯以下竝見後漢書儒林傳改定章

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為

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黯章句定為二十萬言年九十

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

陸德明經典敘錄云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范書陳紀傳無之此疏亦未及

韓詩

韓嬰燕人景帝時為常山太傅嬰推詩之意而作內外

傳其言頗與齊魯間殊淮南賁生受之漢書賁生黃音肥燕趙

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丞

相誼授同國倉子公與王吉為昌邑王中尉倉生為博

士授泰山豐吉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為部刺

史由是韓詩有王會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順順授東

海髮福皆至大官以上見漢書儒林傳建武初博士淮陽薛漢傳

父業自薛漢以下皆見後漢書儒林傳尤善說災異讖緯受詔定圖讖

當世言詩推為長後為千乘太守坐事下獄死弟子隄

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

章句建初中為公車令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

傳之曰杜君注撫授會稽趙曄曄舉有道時又有光祿

勳九江召馴閬中令巴郡楊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

為作章句舉有道徵博士不就

毛詩

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杞牟子杞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為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新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自河閒獻王博士至時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

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濟南徐巡師

事宏亦以儒顯其後鄭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

鄭元作毛詩箋自九江謝曼卿以下然魯齊韓詩三氏

皆立博士惟毛詩不立博士耳陸德明經典敘錄引徐

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

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名萇小毛公

為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

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杞牟子杞牟子傳趙人孫卿

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案元朗稱徐整字文操豫章

人吳太常卿隨書經籍志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整

撰即此書也敘錄又云鄭元詩譜二卷徐整暢又引鄭

詩譜云孟仲子思之弟子今鄭譜無此文徐整譜釋

孟仲子其文久佚敘錄又引一云即陸疏之文孫卿即

荀卿也徐堅初學記經典云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

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

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見毛詩正義唐孔氏正義曰毛公漢書儒林傳不言其名元朗冲遠皆不知大毛公名惟陸疏名亨徐堅說本此足補釋文孔疏之闕

毛詩陸疏卷下

番禺劉昌齡陶福祥校字

